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秇苑卮言附録三

蘭亭禊叙唐文皇初得之命趙模馮承素諸葛貞之流搨本以賜諸王後禊叙入玉匣從葬昭陵而搨本存人間者尚直數萬錢至定武石刻謂為歐陽率更所搨石

本留禁中因末經模搨獨為完善契丹德光携以北至殺狐林而棄之宋慶歷中韓忠獻公壻李學究得石其子負官緡宋景文以帑金代輸取石寘官庫愛重之非貴游不易得熈寧間薛師正出牧厭其請乞乃另摸一石以應人而其子紹彭竊易古刻歸於湍流落左右劉損一二筆以為識大觀中紹彭子嗣昌進御府置宣和殿金人之亂不知所在然則定武本有三未損本初搨也損本紹彭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緣不損本有

真贋而損本的然故以為貴正如閣帖之有銀錠紋耳山谷謂蘭亭詩叙二本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可翫一本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絶倫也然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處竟是定武刻優耳又云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斸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董逌則謂定武本出於湯普徹不知其何

據也

胡若思謂蘭亭諸帖外復州裂本第一豫章裂本次之劉無言重刻本次之餘不及也劉無言本即張澂家刻石褚摹本也

褚摹蘭亭按米元章書史謂蘇耆家蘭亭三本第一本是叅政蘇易簡題云云第三本唐粉蠟紙在舜欽房筆法在第一本上第二本在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范文正王堯臣跋舜元子蘇治與余善以王維雪景

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懐字内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䟽字内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諸葛貞趙模之流搨賜王公者碾花真玉軸紫錦裝背舜元題為褚遂良摹今按元章跋尾云右米姓秘玩天下蘭亭本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

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榻賜王公貴人著於法書要録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榻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鉤填或清潤有秀氣轉摺毫芒備盡與眞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熠熠客星豈晉所得卷𠍱泉石流腴翰墨戲著淡標書存馬式鬱鬱昭陵玉盌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玆物水月何殊志專用一繡䌌金鐍瑤機錦縡猗歟元章守之

勿失又壬午閏九月六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浮玉羣山迎快風銷暑重裝後入光堯内府米友仁鑒定為唐人雙鉤賜本復入張循王家張激摹勒上石此本余購得之而真蹟不知所往矣陳緝熈翰林得褚禊帖謂一時館閣諸名公題跋皆以為即此本然無文正才翁題與諸公印識第米跋尾云右米姓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摸賜王公褚遂良時為起居郎蓋檢校而已此

後同贊內志專用一作乃一又題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不應壬午六月於濟川亭復裝一本而中間跋尾又真米書余久乃悟米得真本因别作一贗本以圖購易他書畫又恐其亂真故不作文正才翁跋及稍易跋語耳緝熙將殁又手鈎二本分割諸公之跋總作三本其米本在宜興吳氏次本在池灣沈氏尚佳第三本流入吾手則太草草矣

今世人重定武本以為歐陽信本摹最為逼真美則美矣真則吾未敢信也蘭亭實行筆觀聖教序內所取者字稍大而帶行非楷也信本登善各以巳意臨故定武多嚴重而褚蹟時佻逸要之皆非雙鈎廓填也吾晚得一宋搨本皆行筆遒俊之甚攷之舊刻聖教序蕪不脗合以為元章所稱三米帖而未信莫是龍極愛賞之品定武上而周天球不取也蓋二子各以其質之所近而好尚耳最後得一本乃真定武雖小剝蝕而風神氣韻自

絶余嘗有一歌題其後云一字能開八法先分身立作

諸家式上言永字下則全文也

陶宗儀記蘭亭一百十七刻凡十冊乃宋理宗内府藏

後入賈平章家至元末於錢唐謝氏處見之以脩城本

壓卷定武有古刻闊行肥瘦板石缺石斷石及兩京斷

石新舊梅花復州鼎州金陵三米張循王家刻唐貞觀

太清開皇秘省内殿内司京師玉堂皆在其它如玉枕

小字彭城小字秦少游小字柳誠懸大書孫過庭吳說

草字蔡君謨薛紹彭輩臨筆皆在真希世之寶也

陶九成載諸帖始末云太清樓者徽宗建中靖國間出

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

摹搨歷代真蹟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髙而先後之次

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卷末題云云乃蔡

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為

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二十二卷為

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於

家為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為潘駙馬帖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增益耳後潘氏析居分而為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補刻餘帖名東庫本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為次序後避完顔亮諱於庚亮帖内亮字皆去亮字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别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别也潭帖者慶歷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

希白摹刻不寘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法帖而字行頗高與閣本差不同歲月亦異中間謬處甚多潭帖之别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閣帖十卷摹刻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於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摸希白帖載入黔中壁之黔江紹聖院後有湯世臣重摹字鼎帖板本校諸帖增最多此外有

淳熙脩内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劉後村云閣帖為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摹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其字比之淳化為勝東坡推潭勝閣韓侂胄家開羣玉字帖好薛紹彭家亦有字帖好

然則收閣帖者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無銀錠紋初搨者上也必不可得矣有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也

大觀聲價在濃淡之間絳次之脩內司又次之臨江潭泉又次之餘不必著也

楊用脩云宋世集帖傳於今日絶少大觀帖蔡京所摹予及見之雪溪堂王庭筠所刻寶晉齋曹日新所刻澂心堂帖賀知章所臨皆絶妙秘閣續帖於王宜學處見之又聞其家有鍾山草堂刻梁人書奇勁未之目也皇象天璽石刻雄偉冠世尚有之

千古楷行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跡妙者宣示樂毅蘭

亭而已宣示三疊渡江卒入敬仁之棺蘭亭萬金巧購終殉昭陵之龔樂毅摹本耳安樂變亂竟貽老嫗竈火之辱惜哉右軍臨宣示在宋有之今入淳化閣帖蘭亭定武石刻尚值數百金樂毅論搨本佳者猶可什倍它刻也

天下法書自諸集帖外其古碑宋搨猶有存者古篆岣嶁禹碑石鼓文秦相嶧山碑古隸則魏受禪勸進表或以為梁鵠或以為鍾繇鴻都石經仲弓殽阮司空王純逢童碑陰耿

氏鐙巴官鐵盆武氏石室像賛何君閣道太山孔宙䣉
球蔡湛魯峻陳球州輔楊馥楊震劉寛劉熊張遷景君
武班西嶽華山梁鵠孔廟諸碑隷兼分者蔡邕夏承碑
分兼篆者皇象天發碑小楷褚河南陰符柳誠懸度人
真書蕭誠開善法師丁道護啟法師興國寺史陵禹廟
虞永興夫子廟堂歐陽率更九成醴泉銘虞恭公化度
寺皇甫府君子蘭臺道因褚河南孟法師碑張長史郎
官壁顔魯公多寳塔元次山墓碑宋文貞碑及碑側記

東方畫賛家廟茅山八關齋功德千禄裴漼少林蕭誠南嶽真君張從申茅山柳誠懸玄秘塔復東林寺紫絲靸西平王諸碑行書懷仁聖教褚河南枯樹聖教李北海岳麓寺雲麾將軍娑邏寺法華寺顔魯公爭坐位祭濠州伯父季明姪文王縉清源公碑草書唐文皇屏風懷素自叙藏真聖母張旭春草孫虔禮書譜真草永法師千文皆灼灼有名者也

昔人謂右軍樂毅論乃親書於石以刻者大令保母志

乃親書於磚以刻者以故無真墨跡而搨本特妙絶然
則梁武所藏與安樂所失樂毅論豈臨摹本耶按右軍謂
大令書法能紹箕裘手書以賜則書石之説亦未確也
保母誌據宋人辨以為非真
今世烜赫名筆存者鍾太傅賀捷表力命表係入宣和
內府爾時議論已屬紛紛薦季直表初不經見賀捷表
近俳季直表近媚力命雖似墓田亦弱然揔之比它書
却有意恐後人未必能偽作今天下人學鍾者俱季直

表遂爾成風

索靖出師頌亦有宣和記識攷書譜良合然宋時諸公極豔稱蕭子雲出師頌而秘殿不收蓋是唐人臨作蕭子雲頌因見閣帖內靖數行相類遂鑒定以為靖出師頌耳自永嘉南渡靖真蹟已鮮梁武湘東鳩集之繁貞觀開元購求之篤何於茲時寥寥也

江右人藏右軍破羌帖據宋搨本是乾筆絲鋒勢欝浡可愛今筆圓而稍弱用墨亦過濃非真蹟也顏魯公祭

姪䕫本却真結法遒逸可愛

右軍褱鮓二謝表生是宋内府藏臨本却佳

懐素自叙按米元章記云在蘇泌家前一幅破碎不存其父集賢校理舜欽自寫補之今所傳真蹟有李文正東陽吳文定寛二跋先屬之徐文靖溥其家以貽陸太宰完後轉入嚴氏没内帑復出歸朱忠僖家其書筆力遒勁而形模不甚麗以故覽者有楓落吳江之歎而吳人至今刺刺以為非真後得一舊搨本閲之與此大小

等耳其用筆全不同首六行亦有舜欽補末題一詩及印記跋識之類甚彔然沓拖少骨力恍然竟不知其誰真也

孫過庭書譜至妙品唯竇泉評辭少損耳其結構極得山陰遺意石刻亦有二種皆佳其一宋時搨本然再經石矣以故無缺文而有誤筆其一國初從真蹟摹石者以故無誤筆而有缺文若停雲館刻不足道也

陝西刻謝靈運書非也乃中載靈運詩耳內尚有唐人

兩絶句亦非全文真蹟在蕩口華氏凡四十年購古跡而始全以為延津之合屬豐道生鑒定謂為賀知章無的據然遒俊之甚上可以擬知章下亦不失周越也

吾所收名筆褚河南哀冊文最後得鍾太傅季直表雖時代不同而古雅則一真純綿裹鐵初看便好久看之筆盡而意無盡顔魯公裴將軍北伐詩體兼正行草筆出分篆初看使人驚愈看愈自肅然心服懷素千字文用筆似輕而極勁若縱逸而結搆不踈亦須再看乃益

自有致柳誠懸褉帖詩後序初看覺有俗氣至三四看乃見其妙處愈看愈可愛蘇文忠題烟江疊嶂圖歌遒媚刺眼初看極好至四五看後微覺有出入然亦是公最合作書也

又收作懐素者凡數家蘇子美甚得其勢魯直得其意態俱不得骨徐元玉祝希哲得其骨却不得意態然亦皆狂師雲仍之䟦

吾家有趙吳興臨褚河南枯樹賦豐匀精密極是嘉手

後得唐人雙鉤蠟紙是第三本耳而並刻之覺不堪伯仲以此知古人未易及也

書家父子最著者魏太傅鍾繇司徒會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尚書令獻之唐率更令歐陽詢蘭臺侍郎通宋禮部員外郎米芾敷文閣學士友仁及吾吳郡文待詔徵明博士彭學正嘉而已然不知人主有魏武陳思晉元晉明簡文孝武宋文宋武齊高齊武梁武簡文唐文唐高睿宗玄宗宋高宋孝人臣則漢崔寔子瑗魏韋誕子

熊晉桓溫子玄宋張茂度子永王僧綽子儉齊王僧虔子慈梁蕭子雲子特陳蔡景歷子徵元魏王世弼子由唐宋令文子之遜王知敬子友真徐嶠之子浩史白子惟則宋錢淑子惟治蘇軾子過徐林子臧元趙孟頫子雍鮮于樞子必仁揭曼碩子汯明宋濂子璲也三代以書名者杜僕射幾子幽州恕恕子征南預衛太保瓘子黄門恒恒子侍郎璪洗馬玠王丞相導子中書令洽洽子中書令珉郗太尉鑒子司空愔愔子北海超崔黄門

潛子白馬公宏宏子司徒浩盧長史諶諶子偃偃子宏殷不害子令名令名子郎中仲容兄弟善書者漢韋康韋誕張芝張昶晉衛瓘衛玠謝安謝尚王悅王洽陸機陸雲庾亮庾翼王徽之凝之操之獻之六朝王慈王志王彬唐鄭還鄭蕩鄭遇秦景通秦暐王維王縉張從申從儀竇蒙竇臮宋蘇舜元舜欽徐競徐琛然總而言之未有如我王氏之盛者也自晉司徒太尉以至唐石泉公凡十餘代代不下數人

我明書法國初尚亦有人以勝國之習頗工臨池故耳
嗣後雷同影響未見軼塵吳中一振腕指神助鸞䖵奮
舞為世珍羡而它方遂絶響矣不揣據所聞見評識於
後
宣宗書出沈華亭兄弟而能於圓熟之外以遒勁發之
周憲王為世子久又多蓄晉唐名蹟臨摹不倦以故書
法真行醇婉無一筆失度特少腕力乏風格耳
宋克仲溫華亭人為鳳翔同守正體頗秀健出宣示戎

路而失之俳章草是當家健筆縱橫差少含蓄宋廣昌裔吾吳郡人書述云昌裔熟媚猶臣於克宋璲仲珩學士次子仕為中書舍人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孝儒比之威鳳翀霄祥雲捧日按書述云宋氏父子不失邯鄲余嘗見其行草流動秀潁翩翩可愛比之乃公誠青出於藍此所謂國初三宋也覺仲珩尤勝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正書入能品見宋承旨集

陳文東華亭人何元朗叢談評其書在二沈之上余見

之亦淳美恨未脫俗耳

詹希原中書舍人善方丈署書諸宮殿額皆其手也法書述云希原幹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余嘗見其正書極端勁圓顏而時露俗態解大紳見前狂草名一時然縱蕩無法又多惡筆楊用脩目為鎮宅符正書頗精妍時又有周砥者不知里閥盧熊者崐山人晚以州守歸

書述云詹鮮鳴於朝周盧著於野朝者乃當讓野

沈度民則弟粲民敬華亭人俱以書顯度至翰林學士

文皇雅重之令太子諸王咸習焉粲遷左庶子至大理少卿書述稱二子韞耀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絕景大君宸譽遂極褒華抑在一時誠亦然耳學士工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亦有繩削之拘非其全也或有閒隙散筆輒入妙格人罕睹耳棘寺正書娟媚行書傷輕因成儇浮自遠大雅危帽輕衫少年毬鞠又如豔質明粧倩笑相對余俱有其真蹟度稍純質粲似疎俊大抵皆未免俗去元人遠矣

楊少師士奇李布政昌祺皆廬陵人余見其真蹟頗不甚工書述云李收楊師不以書名亦有可觀

胡文穆善真行草名不及解大紳而遒過之北征諸鎮皆其勒石曾少詹棨奕奕有風度李忠文時勉狂草頗遒勁而少態陳祭酒敬宗差有矩矱聲華甚著王文端直文安英次之大抵皆二沈流亞也

夏昶崐山人太常卿蔣廷暉錢唐人吏部郎中朱孔暘太僕卿俱直內閣以書顯書述稱數子榜署紛紜易於

馳騖烟煤塞眼豈易工也其間太常獨近清潤吏部頗
主沈雄孔暘掾史手耳
吳餘慶宜黄人直內閣為通政司左參議衛靖崐山人
仕為州吏目二君不相及然書述稱二子少自出塵趨
向甚正恨不廓且老耳餘慶書吾及見之
魏文靖驥蕭山人南京吏部尚書年九十八乃卒高文
義穀興化人少保大學士余俱有其書魏肎書名雖圓
健而不免俗高乃文弱秀潤可愛而不甚著何也

徐天全有貞初名珵吳人真書法歐陽率更而加以飄動微失之弱行筆似米南宮狂草出入素旭奇逸遒勁間有失之恠醜者祝希哲其外孫人謂書法從公來希哲頗不以為然書述亦不甚許之同時有劉珏僉事長洲人習吳興體甚精絕書述稱其無一筆失度

張南安汝弼華亭人書述稱其始者尚近前規既而旛然飄肆雖聲光海宇而知音歎駭余見其蹟頗多誠然雖豐逸姸美而結法實疏腕力極弱去素旭不啻天壤

前是華亭有黄翰者為江西按察使有墨聲書述云翰與汝弼人絶薰蕕藝猶魯衛余亦見之似少不及最後有張天駿者亦華亭人以書直内閣至工部尚書用南安體更變輕弱書述稱其婢學夫人咄嗟椎斆厮養醜穢恣漶齒牙贅列紫薇郎署分科木天大可怪也當南安時有蕭顯文明為按察僉事以狂草稱品最下又邵文敬郡守以半江帆影落尊前句人呼為邵半江書法稍準繩於南安亦其流輩也

詹和字仲禾錢唐人倣趙吳興體酷似之嘗作贋書以鬻又別作李懐琳楊補之得盲兒價甚夥錢文通溥弟布政博華亭人真行出自宋仲溫而少姿韻

陳白沙獻章好縛禿帚作擘窠大書中亦有一二筆佳者其稱張南安好到極處俗到極處似許具眼時有李士實者爲右都御史坐寧藩事伏法其書尤瘦險醜怪而一時聲甚著二君俱不免惡札

李文正東陽真行筆頗秀潤晚節加以蒼老而不免俗

惟篆書頗佳明興曉篆法者有滕吏部用亨程太常南雲金太常湜至文正而自負以為得書家妙訣喬少保宇景中允暘繼之然不如金陵徐霖霖可配元周伯琦文正大拜後每書歌詩一紙立致數金今不能博數鍰矣

姜立綱永嘉人以書直內閣至太常卿小變二沈為方整就其體中可謂工至而不免俗累今盛行於世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任道遜少以神童薦亦至太常卿出立

綱下

吳文定公寬真行體全法眉山書述稱不以書名貴在起雅去俗遇合作處真可嘉尚唯不能作醉翁表忠觀體耳

李應禎字貞伯初名甡長州人累官太僕少卿善懸腕疾書人有求者多怒不應以故傳世少祝希哲其子壻也書述稱其質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羣從并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巳性離去筋骨别安耳目蓋其所執奴

書之論至此也余所見往往有掾史筆而吳人極推許之自余持論後價稍稍減矣惟大石山聯句鍾太傅薦季直表䟦住

王文成守仁行筆亦爽勁而結搆處甚疏湛文莊若水倣陳白沙天然不及也唯署書差有骨

徐霖字子仁正行俱精雅好堆墨書神采爛然覺骨不勝肉耳同時有金琮元玉者行草法趙吳興老健可愛琮後有王逄元子新習聖教歐虞蘇黄諸體甚精徑寸

而上稚弱畢備已上三人皆金陵人也

陸文裕深少時作小楷精謹自謂有黄庭遺教意然不能離趙吳興也行草法李北海而亦出入吳興晚節尤妙余嘗見其於硏光吳綾上書南遷諸詩風骨遒美神采奕奕射人

夏文愍言以才雋居首揆天下重其書貞珉法錦視若拱璧殁後頗不爾正行亦遒美但肥過而滯老過而稚耳榜署書尤可觀

周尚書倫崑山人行書法豫章吳興至徑寸外頗遒勁而蒼鹵不甚工

張電上海人以書直內閣至禮部左侍郎得幸世宗電書極圓熟姸美所取顯重者僅姜氏體耳

吾吳郡書名閫海內而華亭獨貴沈度至學士粲初起翰林至大理少卿張天駿至尚書電至侍郎時人語曰前有二沈後有二張又吳興有淩晏如者以書授中舍遷吏科都給事中右僉都御史余見其臨洛神賦金剛

經俱有法

許侍郎成名作真行筆頗簡勁然結搆疎而醜是傖中小有意者耳而綦得名許中丞宗魯稍精間有聖教遺意

朱九江曰藩寶應人頗臨晉法書絶喜祝希哲而以己意出之婉秀瀟洒絶有姿態而結法失之踈

王參政慎中晉江人行草頗亦遒逸而不諳八法未脫塵氣

楊脩撰慎伏膺吳興而運筆蹇滯指若木强者亦頗自

任

羅文恭洪先頗秀潤出聖母帖而豐肉少骨穠媚有之

蒼老不足

豐吏部道生初名坊家蓄古碑刻旣富一一臨摹自大

小篆古今隸章草草行無不明了而筆頗滯不能稱意

若遇其中年得意處殘篇小碣驟見之必以為古人也

陳鳴野鶴初習真書略取鍾法僅成蒸餅後作狂草縱

横如亂絲而張尚寶遜業絕喜之楊秘圖珂者初亦習二王而後益放逸杂筆跡行了無風骨此皆所謂南路體也

馬司業一龍用筆本流迅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不可識折看亦不成章有羅鹿齡者少師之稍變為圓美而多作俗筆二人皆負以為正鋒者也

方貢士元煥在山東作行草自矜以為雄偉有力而跡野粗放備諸惡道署書稍勝亦無佛處稱尊耳時有張

書紳蘇洲者俱不知何許人書紳行草似元煥而少加圓利洲作方丈以外大書濃瀋數斛信手飛步倏忽而成矯健有勢間為李王攝襟亦得唯真行多俗撰形模醜拙而高自負許良可笑也

已上三則皆逈時書中惡道也

吳中丞維嶽正行取豐媚而少遒勁孝豐人

無錫王問有高名作行草及署書本無所師承而風骨遒勁滑筆縱體往往與高相蔵醉翁亭記法同

無錫有俞憲者亦能署書而行筆不工
天下法書歸吾呉而祝京兆允明為最文待詔徵明王
貢士寵次之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師秘監率
更河南呉興行草則大令永師河南狂素顛旭北海眉
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絶晚節變化出入不可端倪
風骨爛漫天真縱逸直足上配呉興它所不論也唯少
傳世間有拘局未化者又一種行草有俗筆為人譌寫
亂眞頗可厭耳待詔小楷師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尖耳

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師懷素行筆倣蘇黄米及聖教晚歲取聖教損益之加以蒼老遂自成家唯絶不作草耳王正書初法虞永興智永行書法大令最後益以遒逸巧拙互用合而成雅奕奕動人文以法勝王以韻勝不可優劣等也

三君子下有陳淳道復以字行正書初從文氏欲取風韻遂成媚側行書出楊凝式林藻老筆縱横可賞而結搆多疎亦南路之濫觴也

吳中諸君子余所知者王司業同祖文太史甥也正行具體而微表提學褒行草亦自疎逸王吏部穀祥正行法趙吳興雖老健而乏雅致文博士彭教諭嘉小楷皆足箕裘彭肉而圓嘉俊而佻行草則彭有懐素孫過庭法而傷率弱臨摹雙鉤俱我朝第一手也陳方伯鎏正書出入鍾顔而骨不勝肉行草至徑尺始遒署書愈大愈勝陸少卿師道中年小楷化度麻姑清麗可愛彭年孔嘉小楷師率更精工之甚大則魯公誠懸方整遒勁

行筆眉山差遠耳許太僕初真行草俱圓熟所乏風稜周天球公瑕楷法二種一種取變宣示而肉微勝一種出入吳興而加媚嫵黄姬水淳父正書初宗虞永興行筆本王履吉而晚節加率張貢士鳳翼小楷擬曹娥精雅有致微傷矜局王稚登百穀出入淳父公瑕而加尖峭崐山俞允文仲蔚小楷絶得褚河南法而以顔柳筋骨幹之遇所合作深可嘉尚而行筆頗倣河南稍大則蕪黄米而傷佻縱王逢年舜華本有筆而雜用之遂不成

家雲間莫布政如忠行草風骨朗朗亦善署書乃子是
龍小楷精工過於婉媚行草豪逸有態
古隸在明世殊寥寥聞雲間陳文東頗合作然未之見
也獨文太史徵仲能究遺法於鍾梁一掃唐筆乃子彭
繼之亦自遒雅少傷率易耳吾州陸旅攜為文氏甥妙
得其意惜三十而夭未見其止少時日從事翰墨間不
解多乞之深以為恨徵仲恒自負隸法則不讓古人而
歉於篆然余得其千文一本亦在吳興堂廡也陳道復

作篆不甚經心而自有天趣王祿之差有準繩亦善配合周公瑕亦自熟不免率易吾向游青州有高唐齊東二王者深於玉筯及大小篆皆名筆也

國朝書法當以祝希哲爲上文徵仲王履吉宋仲溫宋仲珩次之陸子淵豐道生沈華亭徐元玉李貞伯吳原博又次之餘似未入品

吾吳中自希哲徵仲後不啻家臨池而人染練法書之蹟衣被徧天下而無敢抗衡雲間雖陸子淵能振其法

於寥響之後緣門戶頗峻師承者少四明豐人翁自買
書藪茀形模既不美觀加之狼戾難親蹤跡永絕馬負圖
狂翰以暴得名故昇歙之地亦有習者既貽譏大雅終
非可久維揚閻亦傳朱子价楷法再傳之後疎慢肥弱
種種因之番禺士人近頗斐然如黎郎中惟敬於四體
各有意梁禮部思伯楷法亦精皆遠得徵仲結法後進
踵起未可量也
吾王氏墨池一派為烏衣馬糞奪盡今遂奄然庶幾可

望者吾季耳吾眼中有筆故不敢不任識書腕中有鬼故不任書記此以解嘲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 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張霦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藝苑巵言附錄四

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絶矣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絶矣唯於文章更萬古而長新書畫可臨可摹文至臨摹則醜矣書畫有體文

無體書畫無用文有用體故易見用故無窮

書道成後揮灑時入心不過秒忽畫學成後盤礴時入心不能絲毫詩文總至成就臨期結撰必透入心方寸以此知書畫之士多長年蓋有故也年在桑榆政須賴以文寂寞不取資生聊用適意既就之頃亦自斐然乃知歐九非欺我者少學無成老而才盡以此自歎耳

書法故有時代魏晉尚矣六朝之不及魏晉猶宋元之不及六朝與唐也畫則不然若魏晉若六朝若唐若宋

若元人物山水花鳥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為限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可謂詳備矣諸葛武侯父子右軍
大令世所不知將毋以功業書名掩之乎彥遠云上古
之畫跡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
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粲爛而求備今
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又云顧陸以降畫
跡鮮存難悉言之唯觀吳道玄之迹可謂六法俱全萬
象必盡神人假手窮極造化也推尊可謂至矣然宣和

畫譜載道玄畫極多皆神佛像士女不過十之一二山水遂絶響矣

人物以形模為先氣韻超乎其表山水以氣韻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為合作若形似無生氣神彩至脫格皆病也

畫家稱顧陸張吳猶書之有鍾張羲獻也後又稱曹衛顧陸則書之鍾皇張索耳按其初議亦不盡爾謝赫畫品以一品五人而陸探微居第一其語曰窮理盡性事絶

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乎上上品之外無它寄言故屈標第一等曹不興第二曰不興之跡殆無復傳唯秘閣之内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虚成衛協第三曰古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殆爲兼善雖不該備形跡頗得壯氣凌跨羣雄曠代絶筆至顧愷之則列之三品之二曰骨體精微筆無妄下但跡不逮意聲過其實李嗣眞續畫品則以陸探微居上品中第一張僧繇上品下第二衛協中品上

第一曹不興中品上第四顧愷之中品上第五而所進又多不可曉姚最列齊陳以下畫人而張僧繇居第七然姚又云顧公之美獨擅往策荀衛曹張方之蔑然如負日月似得神明慨抱玉之徒勤悲曲高而絶唱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謝云聲過其實可為於邑張懷瓘云顧公運思精微襟靈莫測雖寄跡翰墨其神氣飄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圖畫間求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顧為最喻之書則顧陸比之

鍾張僧繇比之逸少俱為古今之獨絶豈可以品第拘
謝氏黜顧未為定鑒張彥遠則云顧愷之之迹緊勁聯
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移電疾意存筆先筆盡意在
所以全神氣也陸探微精利潤媚新竒妙絶名高宋代
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
畫別是一功鉤戟利劒森森然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
見顧陸後無來者人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於盼際
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

孤挺及直柱攜梁不假界筆直尺風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數仭之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恠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由此言之典刑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調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弗與跡猶隱顯僧繇等方殆庶比之於書殆猶皇索之倫耳謝赫第愷之而列三品之二李嗣真第愷之而列中品上之第五姚最列齊陳以下人而張僧繇第七朱景玄錄唐朝名畫而遺曹霸不得從二王之後劉道醇著畫

繼而巨然僅居能品著五代名畫補遺而韓求李祝張圖朱瑶之人物並居神品宋之王瓘王靄孫夢卿趙光輔高益武宗元亦如之人固有幸有不幸也賴其久而後定耳王瓘一時賞譽騰踔似可繼吳生而遺跡永絶良可浩歎

氣像蕭疎烟林清曠毫鋒穎脱墨法精微者營丘之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强槍筆俱匀人屋俱質者范氏

之作也此語似亦得大畧矣

南齊謝赫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能氣韻必在生知宋劉道醇曰畫有六要六長氣韻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變異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舍短六要也麤鹵求筆一長也僻澁求才二長也細巧求力三長也狂恠求理四長也無墨求染五

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既明此六要又審彼六長自然知悟宋郭若虛曰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謂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狀物平褊不能圓渾二曰刻謂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向畫之際妄生圭角三曰結謂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未窮三病徒舉一隅鮮克用心必須睚眦元饒自然曰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拍密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脉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

四枝九曰人物傴僂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濔淡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若此十二病悉除庶於六法可冀語曰畫石如飛白木如籀又云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郭熈唐棣之樹文與可之竹温日觀之葡萄皆自草法中得來此畫與書通者也至於書體篆隸如鵲頭虎爪倒薤偃波龍鳳麟龜魚蟲雲鳥鵲鵲牛鼠猴鷄犬兎科斗之屬法如錐畫沙印印泥折釵股屋漏痕高峰墜石百歲枯藤驚蛇入草比擬如龍跳虎卧戲

海游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覽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李陽冰上李大夫書則書尤與畫通者也

張彥遠顧愷之張僧繇之功臣也劉道醇郭若虛則李成

范寬關仝之功臣也米元章沈括則董源巨然之功臣也

道子小損於元章二李微疵於若虛雖各尊所知不無意味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大小李一

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

又一變也大癡黄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人人物為勝沈

啟南近元人山水為尤二子之於古可謂具體而微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畧取韻倪瓚以雅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當家

花鳥以徐熈為神黄荃為妙居寀次之宣和帝又次之沈啟南淺色水墨實出自徐熈而更加簡淡神彩若新至於道復漸無色矣

彥遠云古之嬪臂纎而胸束則自周昉而後小變矣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則自韓幹而後小變矣又云古畫山水或

水不容汎或人大於山專在顯其所長而不守於俗變又

沈存中云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家有摩

詰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

天意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跡而有氣韻凌跨羣雄

曠代絶筆合而觀之則吾郡之訾詆陸謝者亦未足服其心矣

王摩詰閱霓裳按樂圖知其爲第三疊第一拍沈存中閱

相國寺畫高益奏樂圖琵琶撥下絃非誤吳正肅因畫貓

黑睛如線丹花披哆色燥而辨其正午宣和帝攷畫孔雀

而摘其右脚先上為誤雖是畫理而無關畫趣彦遠又云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已著幃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幃帽興於國朝舉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羃䍦起自齊隋幞頭始於周朝折上巾軍旅所服即今幞頭也用全幅皂向後幞髮俗謂之幞頭自武帝建德中裁為四脚也巾子創於武德褶服靴衫豈可輙施於古像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其或長生南朝不見北朝

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遊處江東不知京洛之盛此則非繪畫之病也按此段語大有意畫者不可不知

郭若虛因之云漢魏以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羃羅後周以三尺皁絹向後幞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幞頭武帝時裁成四角後魏隋朝貴臣黄綾袍烏紗帽九環帶六合靴次用桐木黑膝為巾子裹於幞頭内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唐太宗常服翼善冠貴臣服進賢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為幞頭巾子以賜百官開元間

始易以羅又別賜供服官内臣圓頭宫撲巾子唐末用漆紗裹之乃今幞頭也三代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緑袍為三等服庶人以白此未為定據唐髙宗以後百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金帶緑服銀帶青服鍮石帶庶人黄銅鐵帶五品以上佩魚後為龜尋復為魚又文官一品以下帶手巾筭袋刀子礪石睿宗朝武官五品以上帶七事跕蹀開元初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皁下加襴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三代以前

皆跣足後人始服木屐伊尹為草履秦世叅用絲草韡唐代宗朝凡在宫人左右者紅錦靿韡此郭若虚論畫衣冠異制也彼謂三代以前皆跣足非也冠履之制詳自軒轅何言跣也古冠而不幘漢元壯髮以幘蒙之王莽頂秃始加其屋袁紹始製縑巾魏武裁為帛帢林宗折角文若成岐南渡永明改纚為帽白帢練布盛自王丞相以後小冠博衣彌於晉末晉氏放曠施屐賓筵然有露卯隂卯之異婦人髻紒不一元康以後盛以五兵

爲飾束髮既緩至被於額余於卮言別錄二卷詳著之如若盧所論極多挂漏畫家不可不審也今世畫人主即翼善冠黄袍玉束帶無撻尾涓人則今衫帽貴官戴漢冠餘士大夫戴唐巾不復論時代也豈直漢光東封觀者有僧梁武郊祀從官乘馬而已哉

凡三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皆用牛車元魏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即步輦自郊祀之外不乘車也

按張彥遠之論畫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細者為中品之中宋鄧椿云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録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復休首推之為當也

其意亦似祖述彦遠愚竊謂彦遠之論大約好奇未甚循理夫畫至於神而能事盡矣豈有不自然者乎若有毫髮不自然則非神矣至於逸品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居神品之表但不當與妙能議優劣耳宋大小米元高倪雲山眉山竹石足以當逸品

郭若虛有云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

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不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關仝范寛董源之跡徐熙黄筌居寀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此語亦定論也然人物以吳生為聖山水以營丘為神由此推之則仲宋當推伯時元初必讓子昂蓋二君雖不敢凌吳蹈李而能兼撮二家之長故也

吳李以前畫家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畫家雅而太虛今雅道尚存實德則病

夏文彦之論畫三品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絶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然則神品即自然矣

文彦又云唐及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御題畫真偽相雜余驗之無不合者

沈存中云董北苑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余於二君真跡不能多覩每閱沈啟南筆而竊思其妙也此老不唯隆準亦時時出藍

畫家稱大小李將軍謂昭道思訓也畫格本重大李而舉世只知有小李將軍不得其說吾嘗於徐封所見小李海天落照圖真是妙品後一辱攉門再入內府聞巳

就燬矣大抵五代以前畫山水者少二李輩雖極精工微傷板細右丞始能發景外之趣而猶未盡至關仝董源巨然輩方以真趣出之氣槩雄遠墨暈神奇至李營丘成而絶矣營丘有雅癖畫存世者絶少范寛繼之奕奕齊勝此外如高克明郭熈輩亦自卓然南渡以前獨重李公麟伯時伯時白描人物遠師顧吴牛馬斟酌韓戴山水出入王李似於董李所未及也

徧綜古人之論則畫家以顧陸為聖而以道子為神吴

生既起則前有張閻後有昉幹皆當辟舍然以昭代格之數子而在顧陸不失連城吳生少劣其價何者巨壁高障宜於刹宇非素室之蓄也胡神祆像徑丈累尋非雅士之所喜也怒目掀唇歘火奔雷非方內之所賞也即瓘霤求祝圖異之徒畫史流裒以為得受業吳門當稱殆庶今不唯橅遺跡可尋詢之鑒藏之家若秋風過耳了不相入抑不特此使摩詰思訓去題而存跡恐不能勝叔明子久使中正克明減款而論值必當在伯時

呉興下矣此雖習耳成好習好成風採其所繇未可盡非第未有孔聖之集大成金聲玉振者也自元人之擅孅啟南之振聲文氏之多助去俗者别為鑒賞喜易者爭務點綴六法澌湮可為浩歎

唐之人馬韓幹固灼灼矣人不如周昉馬不如曹霸陳閎也宋花鳥最著者黄荃父子然遠不如徐熙也虎最著者包鼎然遠不如趙邈卓也在當時已有定論後人偶不知耳若韓幹晚年馬定不在閎霸下

有二名而一人者范中正范寬也中正性落拓迂緩人或以范寬目之後遂用以題識宣和秘殿所收亦有之然妄者不知而以無款古畫題曰臣范寬進不知其不敢以范寬進御也有一款而二人者鍾隱也隱天台人師郭乾暉其於鷙鳥荆棘尤妙李後主煜所蓄極多然煜所作畫亦題曰鍾隱蓋托之鍾山隱者以自寓也米元章不知有鍾隱凡畫鷙鳥荆棘皆屬之後主尤可笑也

唐王洽之潑墨每醉先以墨瀋潑圖障之上乃因其形像山石林泉雲霞卷舒自然天成倏若造化張璪之畫松石山水以手握雙管一為生枝一為枯枿四時之行驅筆得之所畫山水則高低秀絶咫尺深重幾若斷聯二子一則羣品推逸一則衆論稱神然以予言之覩一時縱横之狀能不目驚尋六要盤礴之原未當心醉後覽彦遠記云所收洽跡頗不少亦未見絶人名畫雜記王墨也即洽又載李靈省亦類是

南渡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家俱登祇奉各著執聲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也或云四家是梅道人吳仲圭

畫家中目無前輩高自標樹毋如米元章此君雖有氣韻不過一端之學半日之功耳然不免推尊顧陸恐是好名未必真合友仁不失虎頭吳仲圭差有工力仲圭是從北苑巨然來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子又有息齋

李衎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筆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久真贋錯雜我朝王孟端夏仲昭可入能品而不得其風神邇來專為畫家避拙免俗之一途矣

趙松雪孟頫梅道人吳鎮仲圭大癡老人黄公望子久黄鶴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松雪尚工人物樓臺花樹描寫精絶至彥敬等直寫意取氣韻而已今時人極

重之宋體為之一變彦敬似老米父子而別有韻子久師董源晚稍變之最為清遠叔明師王維穠郁深至元鎮極簡雅似嫩而蒼或謂宋人易摹元人難摹元人猶可學獨元鎮不可學也余心頗不以為然而未有以奪之

職貢圖乃梁元帝鎮荆州作首代人而後蛩凡三十餘國即蕭翼攜以示僧辨才者也王會圖則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朝顏師古請倣周書王會篇命閻立本圖之

為王會圖唐武宗會昌中黠戛斯來朝李德裕請為續王會圖閻令又有西域圖兼彼土山川而絕色伽梨几九國中有狗頭大耳鬼國用脩謂梁元有職貢而閻令無之則非也宣和內府有立本職貢圖二又異國鬪寶一即所謂狗頭大耳也西園圖顧愷之畫魏太子清夜游有梁諸王跋尾褚河南裴自張丞相弘靖家入內府崔監軍潭峻將出轉入王丞相涯家流洛歸郭侍郎令狐丞相復入內府今所傳西園圖乃王晉卿求李檢法公

麟畫蘇黄米秦諸公雅集本也

明興善丹青者何啻數百家然其最馳名者不過十之一耳其山水人物花草禽魚不過數種而吾吳大約獨踞其大半即盡諸方之煜然者不敵也聊志於後畫院祗候至宣宗朝始盛宣宗亦雅善繪事而是時戴文進被徵獨見讒放歸以窮死文進名璡錢唐人死後人始重之至以為國朝第一文進源出郭熙李唐馬遠夏珪而妙處多自發之俗所謂行家兼利者也

沈周字啓南別號石田吳之相城人其父亦善畫能起雅去俗矣至啓南而造妙凡北宋至元名手一一能變化出入而獨於董北苑僧巨然李營丘尤得心印稍以己意發之遇得意處恐諸公未必便過也啓南有一種本色不甚稱而以名高歷年久贋作紛紛傳中原李伯華至品之為第三且目之為僵為枯余因訪伯華悉取沈畫觀之然無一真本也為大笑而出邇來吳中名哲益推重啓南爭購之佳者溢至而其價遂與宋元諸名

家等識者不以爲過或謂啟南倣諸筆意俱奪真獨於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杜董初姓陸别號古狂其界畫樓閣人物嚴雅深有古意而山水樹石不甚稱亦是白描第一手也花卉頗精雅

吳偉江夏人别號小仙入供奉仁智殿其畫人物出自吳道子縱筆不甚經意而奇逸瀟洒動人山水樹石俱作斧劈皴亦大遒緊宜畫祠壁屏障間至於行卷單條

恐無取也

傳偉法者平山張路最知名然不能得其秀逸處僅有遒勁耳北人重之以為至寶真贋錯雜醜徒竇繁偉亦不免惡道之累矣

唐寅字伯虎吳人領鄉薦第一坐事就吏伯虎材高自宋李營丘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黄數大家靡不研解行筆極秀潤縝密而有韻度唯小弱耳

文待詔徵明見前待詔出趙吳興及叔明子久間有董

北苑筆意大槩自啟南不少也遇合作處單行矮幅神采氣韻儼有生氣真足嘉賞公既名重海内而市井小夫贋作規利者多流傳遠邇百不得一世人亦不解分别大約以公視伯虎可稱伯季

周臣别號東村亦吳人所得宋郭李馬夏法尤深其用筆視唐生亦熟特所謂行家意勝耳唐每有酬應多從臣倩磅礴始落筆若臣者可謂外接文進者也

仇英者號十洲其所出徵常執事丹青周臣異而教之

於唐宋名人畫無所不摹寫皆有槀本其臨筆能奪真米襄陽所不足道也嘗為周六觀作上林圖人物鳥獸山林臺觀旗輦軍容皆臆寫古賢名筆斟酌而成可謂繪事之絶境藝林之勝事也使仇少能以己意發之凡所揮洒何必古人

陳淳字道復長洲人後以字行道復善詞翰少年作畫亦學元人為精工中歳忽斟酌二米高尚書間寫意而已其於花鳥尤有深趣而淺色淡墨久之漸無矣予括

於花草似勝

吳中又有張靈夢晉善小竹石花鳥周官山水於白描尤精絕吳延孝善花草而以早逝故少傳世

謝時臣別號樗仙頗能畫屏障大幅有氣槩而不無絲理之病此亦外᠎蒸戴吳二家派者也

王吏部榖祥長洲人以失意棄官數薦不起天下高之吏部少寫生染渲有法度為士林所重中年絕不肯落筆凡人間所傳者皆贋本也

陸治字叔平吳諸生有風調而極耿介將八十矣與余善叔平工寫生能得徐黄遺意不若道復之妙而不真也其於山水喜倣宋人而時時出已意風骨峻削霳憑湧疊而不免露蹊徑謂余更二年當大成余甚壯之

文待詔猶子伯仁少傳家學而時時發以巧思横披大幅頗負出藍之聲晚節自足閒入紕路聲亦小减待詔次子嘉作山水清遠有雲林之趣士林貴之

錢穀字叔寶亦與余善備有沈氏之法力稍不如耳嘗

與余畫池上篇西園圖溪山深秀至二卷爽朗幽深各自有致

呂紀寧波人以薦入供事仁智殿至錦衣指揮紀為禽鳥如鳳鶴孔翠鴛鴦之類俱有法度生氣奕奕當時極貴重之今以時趣漸减矣其鄉人傳摹屏障以鬻愈可厭

林良者亦以薦為錦衣百户供奉良取水墨為烟波出沒鳧雁唼喋容與之態頗見清澹而無神采同時有孫

龍者尤甚
叔平負節癖晩益甚有一貴官子因所知某以畫請叔平為作數幅答之乃贄幣直數十金以謝叔平曰吾為所知某非為公也立卻之余遘先戚廬居則致弔更數月見遺桃源圖大襞紙曰區區三歲之力以博一笑耳非敢有請也後更托余所知來意欲求為傳余素高其人許之叔平乃大喜贄幣拜請余文成會襄先事叔平蹶蹶行至墓所余報謝邀留竟日夕其所居蕭然也呼

羊酒劇飲自是從洞庭游得余詩輙分為十六景畫以見貽又為余臨王安道華山圖四十皆有妙致余固未之敢請也凡叔平畫强之必不得不强乃或可得

劉完菴珏畫亦自精絶有勝國人風張靜之寧自以才情著耳恐未是當家

白石翁沈啓南汎愛闊達人或作翁贋畫求題翁亦欣然為書不較也以故翁贋跡滿天下至其晚來自收真蹟亦有收得臨本者弘治中給事御史俱被逮太宰屠

公濂請以諸曹散郎署其事學士楊公守阯書爭之以為宜上疏出諸逮者不宜遷就以長君過會事解翁聞而心韙楊作五言長篇五百字譏切屠公甚後有惡翁者聞於屠屠遂和韻寄翁翁雖微自解了不介意翁媿之復和韻以謝自是遂成知己後屠氏得翁畫甚多前後餉遺翁不絶人兩賢之

嘉靖初周東村臣畫方有聲而公宜為南吏部索其畫多不能應至屬撫臣行遣幾有鋃鐺之厄懇要人居間

稍解猶追至南京為作兩月晝徵酬其直委頓而歸孫滁陽為河南憲怒張平山路不時見至誘之入椶其左手指以右手晝鍾馗適左轄往候懇之始解張感左轄恩竭平生力作四晝以酬之頗聞於世同一伎也人之遇不遇一至於此

文待詔稱啟南為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人也神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觀啟南得意處理應如此語家弟一日問待詔道復嘗從翁學書晝耶待詔微笑謂吾

道復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逕非吾徒也意不滿之如此

待詔書畫平生三不肯應謂親藩中貴人外國人也然自其子弟門舊宗戚購得者亦不少

正德末待詔困諸生而伯虎為山人以老寧庶人慕其書畫名以金幣卑禮聘之待詔謝弗往伯虎往而覩庶人有反狀矣乃陽為清狂寧使至或縱酒箕踞謾罵至露其穢庶人曰果風耶放之歸歸二年而庶人反伯虎

已卒矣待詔自是名益重以薦起預脩國史北人同館局者從待詔丐畫不以禮多弗應輙流言曰文某當從西殿供事柰何辱我翰林為待詔聞之益不樂决歸矣歸三十年名益高海内走偵請丐無虚日所居重於卿相

楊君譓吳中往哲記風雅類云沈氏二先生兄曰貞吉號南齋弟曰恒吉號同齋相城故家皆工唐律善繪事每賦一詩營一障必累月閲歲乃出不可以錢帛購取

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間自相倡酬下至僕隸悉諳文墨並年八十餘啟南即恒吉子也王百穀以二老與啟南並登神品則稍涉曲筆

山東李伯華開先家藏明畫幾百幅嘗出以示余無一真者而肆為等品妄加評騭梓行之世真所謂盲人觀場可資嗢噱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宛委餘編一

余故有藝苑巵言六卷其第六卷於作者之旨亡所揚抑表著第攟取書史中浮語稍足考證甚或雜而亡裨於文字者念棄之為其敝帚不忍而會坐上書浮繫招

提中無他書足攜間於二藏遺編小有所汎瀾或時繹腹笥之遺合之别成四卷晉游以後復日有所筆因更益之為十卷最後里居復得六卷名之曰宛委餘編宛委黄帝所藏書處也嗚呼孔子之教門人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而又繼之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學詩而旁取夫鳥獸草木之名為貴則夫以鳥獸草木之名而傳詩者十寧無一二益哉即薦紳先生抗手而談性命曰吾一以貫之亦何有乎不佞嗟夫嗟夫余過矣余乃

淫於其末矣世貞叙

朱鷺魚以烏魚也烏也俱鷺之儀貌也烏轉為鴉鴉轉為雅食茄下茄荷也當作荷莖黄姑即河鼓也轉聲為黄姑古人以牽牛為河鼓今星歷家牽牛河鼓各一星

晨風海月名甚古雅晨風鸇也海月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味佳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宋人謂落霞即飛蛾也意者飛蛾有此名若勃賦作飛蛾對孤鶩是何境界

今世總稱屨曰鞋或稱屨鞋按古方言云謂之不借朝鮮洌水之上謂之䩫角南方江淮之間總謂之麤粱徐上邳沂之間謂之䩫角或為屣或為𡱝下几反或為緉或為䋈其不同如此

不借為草屨不落為酒杯不托為餺飥不律為筆又名聿又名弗軍持為淨瓶繞梁為樂器杖名扶老烏亦名扶老蟲名寄生軍裝亦名寄生鶤名晨風馬亦名晨風木名長卿蟛越亦字長卿草曰屠蘇屋曰屠蘇冠幘曰

屠蘇酒亦曰屠蘇虆砧為夫石闕為碑鄉語也琵琶有
大小忽雷馬有忽雷駮鱷魚亦名忽雷
趙后名飛燕張平有狗亦名飛燕又紅陽飛燕馬也仙
人名王母亟山鳥亦名王母句踐名越王海味似蝛者
亦名越王梁王名彭越海中小蟹亦名彭越相馬人名
博勞鳥亦名博勞音也見樂府及謠仲由字子路熊亦
名子路見續博物志
將離贈芍藥芍藥亦名可離相招贈文無文無一名當

歸欲忘人之憂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贈青裳青裳一名合歡後人折柳贈行折梅寄遠見古今註及董子又屈軼指佞見論衡帝休不愁見山海經芎藭養性見博物志阜蘇釋忿見王粲書甘棗不惑見東晳發蒙記樹有長生見鄴中記木有無患實可去垢見篆異文果有隱夫木有女貞又有平仲君遷欒有長卿簡子樹有長生萬年靈壽君子女貞端正皆美名也賔連闊達平露紫脫華平恒春皆祥名也

有𧀼樹則南中桄榔也酒樹則椰也肉樹則端溪豬肉
子也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豬肉而美椰似酒耳甘而
薄亦不堪飲若頓遜國樹葉汁取停之數日即為佳酒
枸樓國傴嫂取之樹腹中又青田核以水寘之少頃成
酒乃真酒樹也有酒山南昌國傴山泉也有酒泉涼州
地水也又枳椇子美如飴能令酒味薄若以木為屋柱
一屋之酒皆薄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搜神記云

韓朋墓木也霍小玉傳有之

蘋婆當作頻婆與末利初不曉其何解後覽翻譯名義云頻婆此云相思也末利此云柰花也葢皆梵音爾栴檀本香名而釋曰離垢今之檀香更因之

又頻婆今北土所珍而古不經見唯楞嚴諸經有之或云元時通中國始盛耳按洽聞記稱唐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嘗於河中灘上拾得一小樹栽之及長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黃瓠色白如玉間以殊點味非常美進髙

宗種於苑中以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聯珠果
上賜王方言階文林郎又謂之文林果俗云蘋婆果按
此乃真頻婆果耳廣志云林檎似赤柰子一名黑檎亦
名來檎令頻果止產北地淮以南絕無之廣固有林檎
豈得有頻婆果耶
夜合花開香滿庭令人以百合為夜合似非也按夜合
本似梧桐枝弱葉繁互相交結一曰合昏一曰青裳即
合歡也嵇康種之舍前今百合花亦朝開夜合但草本

其香殊甚

盧橘夏熟註既誤揚用脩據呉録地理志云朱光禄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霰上樹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絶美謂此即盧橘然非上林所種也按魏王花木志曰盧橘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歳食之亦名盧橘蜀土移栽上林固易耳

右軍帖有日給子不知何物唯杜恕篤論曰日給之華

與柰相似也柰結實而日給零落又似不生實者

盧循餉宋武益智粽又餉遠公按顧微廣州記曰益智

葉如蘘荷莖如竹箭子從心中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

骨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爲粽子味辛

自太史氏謂司馬長卿所載草木鳥獸多過其實後人

相沿擬之以盧橘夏熟荅遝離支等語皆爲增飾按西

京雜記載梨有太谷細葉縹葉金葉瀚海東王紫條紫

李青李芳李各十種棗有弱枝玉門青華赤心西王棠

棗𣐿棗七種栗有侯榛瑰嶧陽四種桃有湘核金城綺葉紫文秦桃褫桃霜桃胡桃櫻桃含桃十種李有青綺青房同心車下含枝金枝顏淵紫李綠李朱李黄李羌李燕李蠻李侯李十五種柰有白紫綠三種樝有蠻羌猴三種椑有青烏赤葉三種棠有赤白青沙四種梅有紫葉紫蔕同心麗枝朱梅燕梅猴梅七種杏有蓬萊文杏二種桐有椅桐梧桐荆桐三種林檎十枇杷十橙十安石榴十𣐿十白銀樹十黄銀樹十槐六百四十千年長生

樹十萬年長生樹十扶老木十守宮槐十金明樹二十搖風樹十鳴風樹十琉璃樹七池離樹十離婁樹十白俞椈桂蜀漆樹各十柟四樅七栝十楔四楓四後云從上林令虞淵得羣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後失其本此其記憶者又茂陵富人袁廣漢園有白鸚鵡紫鴛鴦牦牛青兕奇獸怪禽江鷗海鶴悉沒入上林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池有洲煔樹一株大六十圍五柞宮五柞樹蔭覆數十畝三輔黃圖

高帝時南粤王獻龍眼樹武帝於交阯移荔枝百株植上林建扶荔宫中有菖蒲百本山薑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檳榔橄欖千歳子甘橘皆百餘本内荔枝一株獨茂忽夕萎死守吏死者百餘夫草木多至二千餘種則長卿所言固未虚也窮措大不復知前代帝王富盛便不復信可發一笑

亢倉子曰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粘而

香舂而易白食之彊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而青蕾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摶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枲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長其英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心長而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illegible]

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癸穗此是農經第一語也得時失時之說物亦有然者矣羣土之長是為五粟其次為五沃又次為五位又次為五隱又次為五壤又次為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忞其次曰五壚又次曰五壏又次曰五剽又次曰五沙又次曰五塥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其次曰五弘又次曰五殖又次曰五觳又次曰五凫又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蓋因地以

為種所以無遺利也

儒者言王者之世有蓫脯蓂莢屈軼觟䚦蓫脯者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蓫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事極可笑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足十六日一莢落至晦而盡王者不必按歷而知朔宋之問所謂節晦蓂全落是也屈軼即所謂指佞草也觟䚦者一角之羊也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即今所畫獬廌也又有倉兕水獸也一身

九頭善霞舟師尚父渡孟津以號其衆令速涉王充皆有辨

五芝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石芝赤者如珊瑚白者如肪黑者如漆青如翠羽黄如紫金皆光明洞徹晦夜能照又有玉脂芝七明芝九光芝石芝有石蜜芝石桂芝石硫黄芝木芝有威喜芝飛節芝樊桃芝參成芝木渠芝建木芝木華芝黄蘗檀桓芝草芝有獨摇芝無風自動牛角芝龍僊芝麻母芝白符芝隱晨芝朱

草芝五德芝龍銜芝肉芝則萬歲蟾蜍千歲蝙蝠千歲
靈龜風生獸千歲鷰之類菌芝狀如宮室或車馬或龍
虎或人形或飛鳥五色無常已上五芝服之皆令人長
生茅君句曲山有五種龍僊參成燕胎夜光玉芝霍山
有五香芝良常山有螢火芝神山有黄龍芝此外有人
芝月芝山芝火芝鳳腦芝金蘭芝隱晨芝紫朱芝朱草
芝赤雲芝月精芝黑芝金芝萬年芝夜光芝白雲芝雲
母芝華芝鬼芝然則大觀政和間王欽若丁謂蔡京輩

所進皆鬼目之類耳
禽經云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飛則霜露翥則露風鳶類霜鷫鷞也露鶴也雨則商羊皆禽名四名甚奇又以肬識風以鼍識雨肬江豬也鸛知風螘知雨
五采之鳥有冠似鳳名曰狂鳥見山海經鵌[illegible]俗曰癡鳥見爾雅注
破鏡惡逆獸也一說云即梟按梟食母破鏡食父擁劍一螯偏大之蟹也狸一名不來射貍首謂其不來故射

狐疑狼狽獸名甚著猶豫猶之為獸也尸子曰五尺犬為豫說文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子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無恙恙之為蟲也無它它之為蛇也流離之為鳥也馬之為鳥也能之為獸也又入才韻之為三足鱉也乙之為燕也又乙之為鴻也琉璃本亦名流離見漢書率然之為蛇也果然之為獸也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龍聽以角牛聽以鼻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獨活有

風不動無風自搖鵂鶹晝暗夜明鼠晝伏夜動南倭海灘蚌淚着色晝隱夜顯沃山石滴水着色晝顯夜隱睡蓮晝開夜縮水底夢草晝縮入地夜即復出

蝸牛制即且即且食巨虵巨虵食象鸛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他如玄黿食蟒飛鼠斷猿狼虱噬鶴青䳍食虎吼伏獅鵕鸈鷙鳥皆以小制大所謂禽之制在氣也

獬廌觿邪一名神羊窮奇逐妖一名神狗便是的對見山

荀子曰鯈魚者浮陽之魚也鯈即所謂陽鱎也

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鸊鷉之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翡翠粉金蟹敗漆人氣破犀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魚食巴椒而死鼠食之而肥

諸鳥食之有益人者黄鳥不妬鵁宜子鸀鳿已眲鷦鷯

無卧肥遺已癘鸓鵌已痔數斯已癭嚚已腹痛又已痾䲨鶌不饑𩥇已墊橐𩇯不畏䳋鵸不魘當扈不眴目眩也白鵺已嗌痛又已痸蟲渠已㬥皮皴起也佩之鶌與鸓與䑏鵌俱辟火寓辟兵青耕辟疫獸食之有益者狌狌善走類不妬九尾狐不蠱天狗已癉耳鼠不脎腹脹也蠪蚳不眯猼不風佩之猼訑不畏讙與天狗俱禦凶䑋疏辟火羬羊脂傅之已腊體皴魚食之有益者鯥無腫鯖無蠱又不癡赤鱬已疥文鰩

巳狂冉遺不眯鱃與滑與鰈俱巳疣何羅巳癰脩辟巳白癬

儵巳憂鰼巳狂呰詟不驕鮒巳嘔箴不疫蟞不癘茈不犢

佩之鰼鰼禦火

東有魚比目曰鰈南有鳥比翼曰鶼西有獸比肩曰邛

邛距虛

鯤為細魚見內則註蜚鴻為蠛蠓細蟲見史記高誘註

霍小玉傳有叩頭蟲按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

令叩頭又使吐血皆如所教然後請放稽顙輒七十而

有聲傳咸有叩頭蟲賦

又有蟲名蝨好於絲髮上自經而死故縊傍猶益蝨一名縊女物性固有如此者

丹鉛餘錄云宋官燭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何樂物竊謂是蜃脂所成詳見同昌公主傳

蘇子瞻詩云金虀玉鱠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人或問蘇以荔枝風格云江瑶柱可敵之郭璞江賦云玉珧

海月土肉石華晋安海物異名記曰肉柱膚寸美如珧

玉臨海異物志曰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余甚豔羨其味而不獲見問之人或云即瓦壠子稍大者也已已晤故奉化令徐君獻忠始悉之云奉化四月間南風乍起江瑤或一再上可得三四百枚或連歲不上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肕不中口僅四肉牙佳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以嫩鷄汁熟過之一沸即起稍久則味盡矣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謂柱也今海味不甚重江瑶柱實少故耳閩中西施舌蠣黃寧波酒蚶遼東鰒魚

為最龜脚蟶吐鐵黄螺之類次之然吴中沿海有沙裏狗一云沙裏勾狀類彭越而黄以純甘酒漬之其味遠出諸海品之上臨海異物志稱沙狗

宋書明帝嗜蜜漬鱁鮧以銀鉢盛之一食至數鉢不知鱁鮧為何物覽一小說云烏鰂魚腸也有何好而明帝嗜之若此後得齊民要術作鱁鮧法取石首魦魚鯔魚三種腸肚胞齊浄洗空著白鹽令小倍醎内器中密封置日中夏二十日春秋五十日冬百日乃好熟時下薑

酢等其說則漢武帝逐夷至海濱聞有香氣而不見物令人推求乃是漁父造魚腸於坑中取而食之以為滋味按武帝雖渡江至海未嘗逐夷也其名恐亦附會至於造鱁鮧法則詳矣烏鰂之説實未嘗曉

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賜八九十老人杖杖端有玉鳩鳩不咽之鳥蓋取其不咽也風俗通乃謂漢高京索之敗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即位後作鳩杖賜老人恐未可據

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魚膽春近上秋冬近下蚺蛇膽隨擊而護

獸而鳥名者張平犬曰飛鸗王鐸卑脚犬曰花鼻宋犬曰鵲又周處風土記云犬則青鶴白雀秦皇馬曰銅雀晨鳬漢文馬曰紫鷰豫章王蕭嶷馬曰飛鷰尸子馬亦名紫鷰黄子馬名黄鵠曹洪馬曰白鵠

鳥而獸名者鷸曰魚虎杜宇曰謝豹鵅怪鴟也曰訓狐又曰訓猴鴗曰天狗又曰魚狗疑即魚虎也西域大鳥

曰䖘齊庭一足鳥曰商羊

官以鳥名者少昊時以鳥紀官歷正曰鳳鳥氏司分曰玄鳥氏司至曰伯趙氏司啓曰青鳥氏司閉曰丹鳥氏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鵰鳩氏司空曰鳲鳩氏司寇曰爽鳩氏司事曰鶻鳩氏鳩民曰五鳩五工正曰五雉漢有執金吾金吾鳥名魏以諸曹走使曰鳧鴈候官曰白鷺

騎將曰飛鴻

鳥獸而官名者唐玄宗封白綠鸚䳇爲白衣使者綠衣

使者齊高後主封鷹凌霄郡君隋煬帝封芙蓉鷗碧海舍人司馬休之封雕為揚武將軍齊蕭太祖封赤馬龍驤將軍北漢劉主封黄騮馬自在將軍唐玄宗封騾白騾將軍

魚鷹魚虎蜜蘆蝎虎蠅虎鴻豹以食之也鴻豹鵝也鴈奴虎僕以其為役也由鹿雉媒因以取鹿雉也

呉歸命侯時以呉平家鬼目菜為芝草拜平侍芝郎然郭璞所註爾雅云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如

耳璫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黄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諸郡有之然則鬼目之狀或為草或為木或為果與芝大不類而吳時所生乃菌蕈之類耳不必鬼目也宋天禧宣政間芝至數萬本人以為疑余於世宗朝親見之有五色絕佳者甚多至其末年奸人王金於崇文門外積巨木置陰濕所以藥傅之即生芝隨藥成五色上進得官此則前人

所不解也

藥物而人名者草木則石韋甘遂王明白昌樂華封華黃辨萇長楚連翹黃環劉寄奴陳思岌桃朱術又周盈傅延年陰成生皆菊花王女唐蒙皆兔絲子馬董即葳蕤房慈方盖皆防葵隨脂即麥門冬牛遺馬舃皆車前子諸薯即薯蕷林蘭杜蘭皆石斛馬辛即菥蓂子盃推即青唯王連即黃連石鮫石蹉俱滑石屈人即蒺藜子戴糝即黃耆牛勒即營實黃德祖即淫羊藿黃文即黃芩石能魯果能俱石龍芮長孫即王孫黃良即大黃丁歷即葶藶房圖即桔梗

蛓椹(即旋復花)陳知白(即河首烏)東方宿(即羊蹄草)銚弋(即羊桃)離婁(即蔄茹)石長生陸英蒲公英(俱蒲公草)檀桓(即蘗根)趙李(即鼠李)海藥則有石決明金石則有曾青阿婆趙榮孔公蘗殷蘗蟲藥則有單姥菓則有平仲君遷簡子藥有番名者婆羅門(即仙茅)那耆悉訶梨勒藥有官名者護羌使者胡王使者葛上亭長鬼督郵馬通曰馬勃藥草亦曰馬勃(出園中久腐處)烏有白頭翁(見諸葛恪傳)藥亦曰白頭翁(昔人以對蒼耳子者)獸曰射干(即狐也)木亦曰射

干欒草亦曰射干
人食鈎吻即死而羊食之肥神仙吞巴豆即死而鼠食
之長魚食莽草即死而人食之美犬食木鼈子即死而
人食之無毒
欒有鼠婦蚍婆蚍公
本草海南產益智花實作長穗而分為三節其實熟否
以候歲之豐歉其為欒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盧循寄
劉裕益智粽即此物也嵇含南方草木狀云如筆毫長七

八分味辛雜五味中亦可鹽曝
陳所敏云鸂鶒能勑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鴆能巫步
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蠧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蠧魚自出
鴉有隱巢故鷙鳥莫能見燕銜泥常避戊巳日故巢不
傾鸛有長水石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
奪其巢即銜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巫步又曰禹步蓋以禹為百神所畏而行步蹇跛巫故
效之以令百神也

葉寘筆衡楊廷秀舉河魨所原起古書未見有載叙者尤延之曰左太沖吳都賦王鮪鯸鮐劉淵林注鯸鮐魚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脜微黄背上青黑有斑文性有毒雖小獺大魚不敢啖之蒸煮食之肥美以是攷之河魨莫明白于此廷秀檢視之無殊因歎曰延之真書厨也按本草八種食療餘鯸鮧魚有毒不可食之其肝毒殺人緣腹中無膽口中無腮故知害人若中此毒及鱸魚毒皆便剉蘆根煮汁飲解之又此魚行水之

次或自觸着物即怒脹浮水上為鵰鶚所食然則鯸鮧即鯸鮐鯸鮐即河豘矣而二十一卷陳藏器又云河豚味甘温無毒主補虛去濕氣理腰脚去痔疾殺蟲江河淮皆有今河豚不聞有治疾功効而肝極美未必殺人其即鯸鮧鯸鮐與否不可知也然河豚之外不聞更有二種古人所傳亦影響耳偶與客食此魚而美因筆其事

陶宗儀載回回地產藥有名火失剌把都者類木鼈子

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又西域老人絶食止服蜜月餘便溺皆蜜死後以石棺滿浸蜜瘗之滿百年隨成蜜劑以刀匕食醫損神効彼中名木乃伊華言蜜人也

唐詩紅荳生南國又荳蔻稍頭二月初按桂海虞衡志紅荳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籜包之籜拆花見一穗數十蕋淡紅妍如桃杏花色蕋重則垂如蒲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綵鸞枝之狀

此花無實不與草荳蔻同種每蕋心有兩瓣相並詞人
托興如比目連理云亦可以證用脩駁荳蔻花之誤
貝至徑尺則寶也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
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黄畫謂之霞貝紫
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黑白各半曰伏貝使
人寡欲無以近婦人黄脣點齒有赤駁曰濯貝使人善
驚無以親童子赤帶通脊曰瞬貝使胎消毋以近孕婦
赤熾肉慤赤絡曰彗貝使人健忘赤臭青脣曰醬貝使

童子愚女人淫脊上有縷句脣曰碧貝使童子盜赤中圓曰委貝使人志强右見相貝經愛月齋叢抄以不見此經為恨故記其數端

錦鷄二品服色鄖中多此鳥余時翫之因為作賦及攷禽經朱黄曰鷩雉注背毛黄腹毛赤頸毛緑而鮮明今頸毛若金黄則稍異又曰腹有采文曰錦鷄注狀如鳩鴿膺前五色如孔雀羽今大小約如雉不類鳩鴿也大抵傳註亦多譌

鸜鵒喙有紅黑二色余初以為種類之異耳按蔡絛鐵圍山叢談云西甌之地鸜鵒雛初丹喙中變而黑歲餘復丹始不變此雄者也名鸜鵒喙常黑而不變此雌者也名木戾木戾不見經傳疑即方言也然以紅黑喙辨雌雄良是

鰛魚與衆魚合如娼也鰫魚魚之生母也凡諸魚欲產輒以頭衝其腹

東坡詩有通印子魚荘季裕辨其誤用以為莆田縣通

應侯廟前魚四方誤傳以為子魚大可容印者為佳然郭延生述征記城陽縣南堯母慶都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非告祠者捕不得則坡所引亦非誤

抱朴子云不灰之木不熱之火則所謂有溫泉而無寒火非也又曰無身之頭無首之體若無首之體夷堅志等書凡三載之無身之頭不知為何物

麝香野猪運日鳥蠳龜蜈蚣俱啖蛇鴆鳥啖蝮蛇一名

曇

蔾牀牀之為杖也桃笙笙之為簟也阿錫錫之為布也

藻井井之為言板也玉巵無當當之為言底也

天鷄之為莎鷄也蜚鴻之為蠛蠓也蒲蘆之為螺蠃也

蛤之為蝦蟇也白魚之為衣蟲也王孫之為猴也白鳥

之為蚊也赤烏之為螢也皆以大名小者也蝘鼠之為

牛也以小名大者也

貝多樹大葉拾遺記云外國有此樹葉書長五六寸闊

五寸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大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

賔連閶達者祥樹也其狀連累相承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嫡庶有序男女有别則賔連閶達生於房又京房易傳曰君有德生聖子則木生屋上及朝廷愚謂朝廷屋宇豈可生樹其為不祥莫大焉太戊之桑書有明證又宋孝武大明元年嘉禾生清暑殿鴟尾中不十年而帝殂國亂後嗣殄滅幾盡宋書載之瑞徵寧非誣也

餘甘子臨海異物志云如梭形與橄欖同一果耳陳祚暢異物志云大小如彈丸大視之理如定陶瓜片初入口如苦忽咽中乃更甜鹽藏尤美然則色狀少異橄欖味正同耳今天下饒橄欖而絶無餘甘

周易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註以為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月令云仲冬大雪後五日荔挺出鄭玄註云荔挺馬薤也廣雅云馬薤荔也俗文曰馬藺易統驗玄圖云荔挺不出國多火災蔡邕章句云荔以挺出高誘云河

北平澤生之江東頗有此物種於階庭但呼為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為馬莧堪食俗曰馬齒江陵一僧面形上廣下狹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縚因呼為荔挺法師然則曰荔曰荔挺其為馬薤馬齒馬莧似未嘗有定論也

滋蘭九畹種蕙百畝十二畝為畹九畹百畝正相等也

古人所畫蘭皆今之宜興產者漫被山谷而獨漳建蘭香色絕人價亦貴今人以興蘭為蘭而漳建蘭為蕙則

又非也楚中絶無蘭蕙如漳建者何得言百畝按本草董草亦曰蕙草葉曰蕙根曰董一説即今零陵香零陵香芸香也恐亦未的然

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吾吳中木蘭堂其花樹最雄陸龜蒙詩所謂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者是也其樹至宋末始萎楊備詩則云木蘭枝容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

則其花又似慘紫非純白者今玉蘭在吳中多以辛夷接辛夷紫而玉蘭白其在南中遍山谷皆滿又皆原本而唐宋人詩絶不及之不得比於薝蔔素馨之末何也豈木蘭玉蘭本一物昔紫而今白耶物氣變移或有然者姑志以備考

前著有桄榔麪樹云大者一樹出麪百斛又按吳録云交阯望縣欀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之水淋之似麪可作餅蜀志沙木峰頭生葉出麪一樹出一石而味似

枕椰又廣志云檮篩乃如麪不則如磨屑爲飯滑軟

爾雅曰苹蓱其大者蘋又曰萍藾蕭鄭樵辨曰蓱者水中浮蓱也江東謂之薸是也蘋水菜也葉似車前詩所謂于以采蘋是也苹蔞蒿也即藾蕭詩所謂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是也

鄭又云蒟醬曰浮留劉淵林蜀都賦注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辛香生巴蜀嶺南司馬相如使蜀而求之也其狀似蓽撥故有土蓽

擽之號今嶺南人但取其葉及藤合檳榔食之謂之蔞而不用其實按今人謂蔞葉西南夷傳南越食唐蒙枸醬晉灼注枸音矩徐廣注枸一作蒟音窶木似穀樹其葉如桑用葉作醬酢羹劉德云實長二三寸味酢取以為醬羹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其說之不同如此

昔邪草曰烏韭曰垣嬴曰天韭曰鼠韭生於屋上曰屋游生於屋陰曰垣衣在石上謂之烏韭在地上謂之地

衣在井中謂之井苔在牆上抽起茸茸然者謂之土馬騣生於水中謂之陟釐生於石上謂之石花生於海中石上謂之紫英松上之衣謂之艾納以和香燒則烟直上元人錢某號艾納本此

鬱金香草也十葉為貫將以煮之用為鬯為百草之英合而釀酒以降神也於後世為姜黄作爆瀋臭一云出大秦國如紅藍花不知三代時大秦國何嘗通中國耶物以時變或鬱金漸不香或其種中絕而薑黄特其貌

之近似者耳

宜男草人亦謂婦人佩之宜丈夫及子非也廣州記曰小男女佩之臂上辟惡止驚花生冀蕆處頭如筆紫色朝生暮謝小兒呼為狗溺臺又名鬼筆殊非佳草此閒園林雨後生一物極類之名鬼脚指疑即此也

諸葛出師令軍中所至種蔓菁云有六利一曰蕪菁一曰須一曰蕵蕪一曰葑蓯見爾雅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在宋時三蜀江陵人猶呼為諸葛菜大槩似

菘而有頭南人種之至三歲則變為菘矣云河朔至多

余數遊其地未嘗見也

靈壽杖顏注木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圍可三四寸

自然合杖不煩削治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六